

Crystal Baby

玉泡泡

一串绮丽的泡泡，
升腾起爱情与命运的悲喜，
机运、浪漫和残酷。

— 盈 *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Crystal Baby

玉泡泡

— 盈 *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泡泡/一盈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5.11

ISBN 7-219-05454-8

I.玉... II.一...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10244号

策划编辑: 罗宇飞 袁 铭
ffeeiinn@vip.sina.com

责任编辑: 袁 铭

特约编辑: 刘 莉

装帧设计: 许 菲

插图绘画: 凌 璐

玉泡泡

YU PAOPAO

一盈 著

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(<http://www.gxp-ph.cn>)

(社址: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政编码: 530028)
(营销部电话: 0771-5523558 010-66132298)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90毫米×1240毫米 1/32

印张 10

字数 170千

版次 2005年11月第1版

印次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2000册

书号 ISBN 7-219-05454-8/I·861

定价 19.00元



每个人在成长的道路上总会吹出许多泡泡——五彩缤纷、不堪一击、稍纵即逝。

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玉泡泡？

玉泡泡不是“吹”的，是“琢”的。是由技艺精湛的琢玉人在古老的水凳上，用各色繁琐的工具和解玉砂对一块玉料从里、从外慢悠悠地雕琢、打磨而成。

玉泡泡，温润有泽、晶莹剔透。因为琢入了岁月和心情，所以它是有生命的。抚摸着它，好比抚摸到了自己的心跳。

不信？

那好，听我慢慢讲来……

1.

终于、终于，这辆破车载着四千多公里的风尘缓缓、缓缓地慢下来。扑哧一声，它长长地吐出最后一口浊气，然后，浑身猛一激灵，火车戛然而止。

几乎顷刻间，冷冷清清的站台一下子布满黑压压的脑袋。

人头，数不清的人头如同蚂蚁、如同潮水，挤对着、推搡着，像艺术大师的行为作品，让人对自身的存在深感悲哀。

然而，没人悲哀。为什么要悲哀呢？不远处的出口，有两个金光闪闪的镀金大字冲着每个人招手，那两个大字就是——北京。

于是，尘埃落定。每个人的心都踏实了，包括我。

叫我白青青吧。

“玉壶白凤肺，金鼎青龙胎。”多年后，一位长者这样说。

其实我的名字没有那么复杂。我父亲姓“白”，母亲姓“庆”，连在一起并取谐音便是“白青青”。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名字，简单得相信当年父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脱口而出。

“精妙来自于偶得”，人生中的许多精彩常常来自于一个不经意的小决定。包括名字，包括我的北京之行。

直到此刻，我的耳边还一直回荡着母亲的疑问：“别人都能这样生活，为什么偏偏你不能？”

是的，我不能。因为自卑，因为自傲。

我害怕小城市复杂的人际关系；我永远搞不懂周围人脸上的笑容；我甚至听不出一句不同口气下问候语的含义。我不明白，明明很简单的事情，为什么非要搞得比排列组合、线性代数还要复杂。

还有一点，或许这是最重要的一点——我害怕这种一眼便望得到终点的生活。这种按部就班、死水一样平静的日子会让我觉得悲哀。不用幻想，我便可以预见自己的工作、结婚、生子、抚育、教育、生病……就连吵架、死亡、火化都不会有太多新花样。四年前我离开这里时，这个城市便是这样，四年后我回来，它还是这个样子。相信，再过四年、四十年，它也不会有太多的变化，生活在里面的人们也不会有太多变化。唯有额头上的皱纹在一道道加深，唯有步履一步步蹒跚。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悲哀的人生吗？就像往模子里注水，当你注入第一滴水时，便清楚地知道以后的形状——这多么可怕！

于是，我想到了改变。

循规蹈矩地在银行里点了四个月的钞票，看懂了同事们对领导以及下属们不同的笑脸，在不幸撞见出纳与会计科长的“亲密接触”



后，我悄悄地辞了职。然后告诉家人，我要离开。

“去哪里？”父母惊问。

“去北大，考研。”

“你疯了！北京我们一个人都不认得，你知道北大在哪里吗？你一定能考得上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但只要它存在，我就能找到。”我故作轻松道，“当然，我不一定考得上，但是，我也可能考得上。不管考上还是考不上，我毕竟曾经尝试过了，心里也就没有遗憾。”

“你听听，听听现在的年轻人！”父亲指着我，气咻咻地冲母亲说，“‘尝试’！说得多么轻巧！那么后果呢？等到你灰头土脸地落榜了，等到你的同龄人都安家立业了，我不相信你真的一点儿‘遗憾’也没有！”

“是呀，你有这个想法自然是好，可是这个风险太大了。女孩子，还是踏实、稳妥一些吧！”母亲劝解。

我暗暗埋怨父母的谨小慎微，但表面上却嬉笑着调侃：“老爸老妈，人喝口水都有可能被呛死，吃粒花生米都有可能被噎死。可，你会因为这样的风险不吃不喝吗？考研自然有风险，但它也有回报。至少，它可以改变我的现状。”

“你的现状不好吗？”父母又不解了。

“不好。”

“哪儿不好？”

“太平静，太麻木。”

来北京时，爸爸没有送我，倒是妈妈红着眼睛把我送上了车。尽管在这件事上，她全然不解，埋怨并且忧心忡忡。

但我毕竟是女儿，她毕竟是母亲。至于父亲，他立场坚定地把我的“改变”认定为“盲目冒险”。盲目就盲目吧，至少，在我看来，

盲目总比麻木强一些。

这天是农历的惊蛰。按照二十四节气的介绍说，这天春雷滚滚，惊动万物，蛰伏地下冬眠的动物开始出土活动。

但是，我一直没有听到雷声。倒是母亲的泪水，像春雨一样，把我浇了个润泽。

.....

不知不觉中，我像一粒沙子被人群的泥石流卷入一条狭小的通道。通道中，人密密匝匝、挤挤挨挨。我拼命地屏住呼吸，用书挡住胸部，并奋力从口袋中摸出车票。只是，在还没有反应过来时，一双有力的大手钳子似的攫去我的车票，嚓地撕去一角，不偏不倚又重重塞回我手中。

我愣住，半秒钟才回过神来，连声道：“谢谢、谢——”

只是我第二个“谢”字还没出口，后面的人如潮水般把我推了出来。

此时，西客站的大钟正好在敲着晚上十点的钟声。

好多人踮着脚尖挤在站台外。有的人手中还举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“接×××，来自×××”。

没有人来接我。在这个陌生的大城市里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但我便这样奋不顾身地跑来了。我不疯狂，只是因为年轻。

2.

北京好大好大，夜幕中，城市里闪烁的灯火比星星还要多。有人说，城市的夜就像一个可怕的巨兽。我有些害怕，有些好奇，有些憧憬……

车站上的人群很快便散了，周遭像有一个巨大的磁场，一下子



把他们吸得无影无踪。而我，则是一个异类，被他人排斥。

路上一直有女人，像飞蛾一样从黑暗中飞出。她们手中总是拿着一张残破的小纸牌，脸上摆着讨好的笑容，低声问：“要不要住店？”

我不搭理她们，她们谄媚的笑给我一种不正常的感觉。

顺着西客站的指示，我来到公共汽车站。不幸的是，公共汽车站一个人也没有，清冷得近乎凄凉。倒是有几辆巨型的、近乎退役的公车在月光下冷冰冰地站着。

“有人吗？”我既是为了碰运气，也是为了壮胆，用力拍打着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。

没有人理我。我的心跳有些加快了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我甚至连方向都分不清。

头一次，我开始为自己的“年轻”隐隐犯愁。

正当我左右为难时，一句温和的问候似乎从地下冒出：“小姑娘，要坐公共汽车吗？”

我一扭头，一位四十岁模样的中年妇女站在我背后，面容平静，神色安详。

我心头一热，眼泪几乎迸出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怎么都没人呢？”

“当然没人了。你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？”

“不过十点半呀，怎么啦？”

“这里的末班车大部分都是十点钟。你要去哪里？打出租车吧。”

“我要去北大，离这儿远吗？”

“哟，北大呀！”女人一下子把眼睛瞪大，“那可远了去了！在城北呢，打车怎么也得花你个一两百块！”

“一两百？！”我惊讶。

“是啊！再说黑灯瞎火的，你一个姑娘家……”女人说着，眼神复杂了。

“阿姨，那您说我该怎么办？”此时，我又沮丧又疲倦，眼前的女人几乎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

“别急，别急。”女人轻拍我肩，母亲一样安慰道，“你住的地方解决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，我是头一次……”我酸酸地说，毫不戒备地在这个陌生女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天真。

“难怪！头次进京，人生地不熟的。”女人很同情的样子，接着，又十分仗义地说，“不过，这好办，你住阿姨这里吧。看你是学生，一晚上只收你十五元，还是单间。明天一大早我告诉你如何坐公共汽车去北大。”

“住你那里？”

“是啊。喏，这是我们旅馆的照片。”女人说着，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沓照片，一张张地展示给我看。

闹了半天，她也是个拉客的。可是，除了跟她，我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吗？

女人还挺热心，一看我点头，一把将我的行李扛在自己肩上，一只手还紧紧地挽着我的胳膊，生怕我溜了。

一路上，女人一直与我攀谈，好像多年未见的老友。

“小姑娘是北大的学生吗？”

“不，我是来这里考研的。”我老老实实坦白，同时也为了赢得她的怜爱。哪想，她像司空见惯似的，大大咧咧地说：“咳，现在的孩子不在家待着，干吗都四处窜着考研？”

虽然女人的话有点儿刺耳，但我还是好奇地问：“很多我这样的吗？”

“多了去了！前天我一连接了俩，和你一样的小姑娘。”

“哦，那她们现在……”

“喏，那就是我们旅馆的班车，我们一会儿坐车去。”女人顾左右而言他，指着夜幕中泊在远处的一辆白色小面的。



“真笨，去了半天，就拉了这一个回来？！”当我们一跨上面的，面的司机便冲着女人破口大骂。

“不好拉，不好拉！现在的人，精！”女人讪讪地笑，低头坐在最后一排。

我心中一惊，环顾四周，还好，座位上还坐了一男一女，大包小包的行李堆在座位上。

“靠！”司机重重地向窗外吐了一口浓痰，一踩油门，车子像炮弹一样冲进了黑夜。

“喂，你——”过了好一会儿，我感到有人在小心翼翼地碰我的胳膊，一扭头，是另外那个被骗上车的女孩。

女孩还算清秀，声音小得像蚊子：“就你一人？”

“是，你呢？”

“这是我哥。”女孩说着指指身边那位五大三粗的男子，男子冷冷地向我点点头。

“我们是来北京打工的。你也是吧？”女孩又问。

我不自觉地挺挺腰身，语气也变得有些矜持：“不，我是来考研究生的。”

“哦——”女孩淡淡地说。

我被女孩过于平淡的反应惹恼，故意转过头看街景。

北京是真是的大，道路是真是的宽。面的风驰电掣地开着，总也钻不出层层“石头森林”。

“怎么这么久，我们不会被骗了吧？”又过了好久好久，女孩担心地自言自语。

“胡说！”女孩一直沉默的哥哥突然呵斥，接着，目露凶光，威胁道，“娘的，谁敢骗我，老子跟他玩命！”

“靠！”司机又鄙夷地吐口唾沫。

这时，我发现“靠”这个词应该是北京人惯用的俚语。

3.

渐渐地，道路没有那么宽了，路边的高楼大厦也稀疏了。车子开始颠簸，月光倒是更加清冽了。

突然，一阵狗吠声平地炸起。我心中一惊，车子猛一个急刹车，到了。

果然，这是一个小旅店。一幢破旧公寓楼的地下室，写着“人面桃花”几个歪歪扭扭字的纸牌子靠路边竖着。

果然是“人面桃花”！店外沿街挂了长长一串红灯笼，干枯的树枝上乱七八糟地绑了许多小彩灯，闪闪烁烁，氛围粗俗暧昧。

跟着那女人，我们一行三人走进“人面桃花”。店里生意兴旺，烟雾缭绕，人头攒动。麻将声、吵架声、调情声、唱戏声杂拌在一起，让我心中一阵阵犯怵。

“来！来！登记，登记，登记！”来不及容我多想，一个脸颊处有一道长长刀疤的黑壮男子拎着一个本子走过来。

“如何登记？”我问，不敢看他的脸。

“证件拿出来。”

“不是只需要登记一下号码即可？”

“那不行，我得对一下，万一你告诉我的是假号怎么办？”

我想了想，万分不情愿地把身份证交给“刀疤脸”。

“你们的，你们的，快拿出来，少啰嗦！”“刀疤脸”又不客气

地推那女孩的哥哥。

“娘的，推什么推！”女孩的哥哥梗着脖子骂，但瞧了瞧四周的架势，最终也乖乖地把身份证交过去。刀疤脸看也没看，把三张身份证放入自己口袋。

我们三个面面相觑，但又不敢开腔。

“好，现在我安排房间。”“刀疤脸”不可一世地说，然后用笔指着我，“你，随我来！”

我拎起行李，心惊胆战地随他走过黑黢黢的走廊。行至尽头，“刀疤脸”站在一扇门前，抬脚一踹，门开了，一间简单、狭小的房间出现在我面前。

两张床，一个床头柜，是这个房间所有的摆设。其中一张床上坐着的一个肥胖的女人正在洗脚，另一张床被她堆满行李。房间很脏，不知是女人的脚臭还是房间的臭气，秽不可当。

“你住这张床。今晚交一百元，明早再交一百元。”“刀疤脸”说。

“什么？！”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来时那位阿姨说是十五元一晚上，还是单间！”

“嘎嘎嘎嘎……”刀疤脸捂着肚子，像只下了蛋的老母鸡笑得浑身乱颤。笑毕，他擦着眼泪道：“她怎么这么会说话？”

“是的，那位阿姨呢？那位阿姨呢？”我有些着急，扭头四处找人。

“什么阿姨，早他妈的滚蛋啦！”“刀疤脸”猛地一摆手，凶巴巴地说，“快交钱吧！”

“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！”我又惊又愤。

“怎么样啦，怎么样啦？”“刀疤脸”涎着脸，盯住我，摆出一副无赖相。突然，他一拍脑袋，像猛然醒悟了似的，笑道：“哦，我知道十五元钱一晚的房间了，瞧我这记性！”说着，他提起我的行



李，飞速又下了一层楼梯。

我无奈，拔腿便跟。

没想到“人面桃花”别有洞天。下到地下室二层后，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。

温度明显升高许多，雾霭迷漫，污浊的空气中有一股明显的腥味与劣质香粉味，而声浪也大了许多。

我看到许多穿着奇特、浓妆艳抹的女子从我面前像鸵鸟一样傲慢地踱来踱去。我还看到一个身披粉红毛巾睡袍的女人，站在过道的大镜子前往脸上抹面膜。面膜厚厚的，女人的脸像石膏一样狰狞可怖。

渐渐地，我有些明白怎么回事了。TMD，我的腿开始发抖了。

“来，妹妹，住这间房如何？”终于，“刀疤脸”用钥匙捅开一扇门，拉亮灯。

这间屋更绝。连床都没有，像牢房一样的黑屋子里只在墙角处扔了一张床垫。垫子上胡乱堆了一床脏得看不出颜色的被子。地上丢了一团又一团的卫生纸。

“刀疤脸”淫笑道：“这房好，单间。没人打扰。别说十五元了，我一分钱都可以不要。”

“不错，不错。”我抖着嗓子说，心中一再告诫自己：冷静、冷静。

“决定了？”

“哦，让我想想，我们先上去，让我想想吧。”我故作镇定，平静地说。

“好，想吧，我等着。”刀疤脸色迷迷地望着我，恋恋不舍地关了门。



我冷静地上楼，坐在旅馆门口登记处的长凳上，尽力掩饰心中的恐惧。

这时，随我一起来的女孩子拎着一个水瓶走过来，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问：“你的住处安排好了吗？”

“我——”我还没张口，“刀疤脸”便冲她嚷嚷：“关你屁事？！”

女孩走到我身边，装作换水瓶的样子，低声道：“要不，你和我们住一起？”

女孩的声音虽低，“刀疤脸”还是听到了。他怒气冲冲地拿起一个水瓶，朝女孩怀里一推，骂道：“少管闲事，滚！”

女孩走后，我抬起脸，微笑着对刀疤脸说：“你担心什么？既然来了，我就不会少你的房钱。”

“嘿嘿……”

“只是我刚才好像给你拿错证件了。我好像给你拿成了我们学校的借书证。”

“是吗？”“刀疤脸”半信半疑，从口袋中摸出我的身份证，正欲对着灯光看。

“是的，不信你看这里——”我颤抖着，轻轻地从他手中抽出我的身份证，然后，拎起行李包，拔腿便冲了出去。

幸好，旅馆紧挨马路。待“刀疤脸”反应过来时，我已经三步并作两步冲到了黑黢黢的马路上。

“喂——喂——喂——”一时间，“人面桃花”的人声、狗吠声闹成一片。

风呼呼地在我耳边后退，恐惧令我的脚底像踩了风火轮一样风驰电掣，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原来“逃跑”竟然是要飞起一样的感觉。此时，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好像都长了腿一样，带着我死命朝前冲……

突然，我听到一阵“汪汪汪”的狂吠声。黑暗中，一条毛茸茸的影子追了过来。

我心头一紧，一甩手，把手里拎着的大袋食品朝狗砸去。

然而，恶狗只是低下头闻了一闻，然后，朝前一蹿，差点儿蹿到我身上，我感到一股动物的热气呼哧呼哧地朝我冲来。

“完了！”我绝望地想。正待闭上眼睛，突然，黑暗的道路上亮起了一束白花花的灯光——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开了过来。

“停车！”我拼足了劲儿，大步跨向道路中央，毛发飞张……
嘎吱一声，汽车在我面前半米处刹住了。

4.

这是一辆末班车。从哪儿来，到哪儿去，我全然不知。

车上空无一人。不，具体说，是有两个人。一个售票员，一个司机。

北京人就是大气，怪不得是皇城根儿下长大的，什么事情也别想让他们眉毛动一动。

在我神情恹恹、衣冠不整、哆哆嗦嗦地“爬”上了车之后，售票员连嘴皮子都没有动一下，从鼻子里发出一个字：“票。”

“什，什么？”我惊魂未定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

“买票！”售票员似乎埋怨我让她多说一个字，把票夹子摔得砰
砰响。

“哦，票、票、票……”我反应过来，急忙掏出钱包。

一个小时后，这辆公共汽车停在了北京西客站的公共汽车站里。当我从车上下来，一抬头看到西客站那巨大的石英钟时，我竟然笑了。



一场闹剧，可怕的闹剧。

不过两个小时，我经历了生死交替。而此时，我也好像虚脱了一样，全身都瘫了。

拖着步子，我来到候车室。

虽然已经是凌晨，候车室里却灯火通明。打扑克的、泡面的、发呆的、拌嘴的、睡觉的……集天下所有姿态于一室，热闹非凡。

我踉踉跄跄歪靠在一把椅子上，拼命咽下即将进出喉管的心脏。

“安全了，安全了。”我贪婪地看着四周肮脏、麻木的人群，觉得他们的脸前所未有地可亲可信。

候车室的角落里有一个IC电话。我看着看着，眼睛一热，不自觉地走了过去。

电话很脏，机身上贴满了医治花柳病的小广告。黑色的听筒上还粘有一摊类似鼻涕一样青黄色的可疑东西。

可我顾不得计较这些，飞快地把卡插入机身，然后噼噼啪啪一通狂摁……

终于，电话通了，“嘀——嘀——嘀——”的声音拖得老长。

电话响着，但没有人接。这也难怪，毕竟已经一点多了。事实上，我也不想让他们接，我只是想听听“家”的声音。

正当我打算把电话挂掉的时候，突然，电话被接起了。“喂——”电话那头，爸爸迷迷糊糊的声音伴着电流声传了过来。

我咬着牙，一言不发，而眼睛里早已是热泪滚滚。

“喂，说话，说话啊！”爸爸有些不耐烦了，语气也重了。

我依旧不说话，只是一味地流泪。终于，我听到咔嚓一声，电话被挂断了。

我软弱地蹲下去，掩面痛哭。

没人注意到我。在这个人如蝼蚁的火车站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。

待我哭够了后，我在垃圾堆里拣了几张破旧的报纸，然后学着农民兄弟的样子，将它们整齐地铺在水泥地上，然后头枕着自己的行李，背对着人群躺下去。

“床”很硬很冷，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与安全。在这一刻，我为自己的“沦丧”、“不堪”羞耻而难过。但我的脑子已经接受不了过多的情感，不一会儿，我便枕着我的梦想、我的希望沉沉睡去……

5.

清晨，我是被一阵巨大的嚓嚓声惊醒的。

我揉揉眼睛，刚一扭头，一根尖利的硬物直刺我眼。

“哎哟！”我吓坏了，急忙捂住脸。过了一会儿，待我从指头缝里眯起眼睛看时，才发现原来是一把特大号的扫帚，在我脸前扫来扫去。

虽然又羞又恼，但我却敢怒不敢言。只好一骨碌爬起来，胡乱把地上的报纸揉成一团，丢进附近垃圾筒，灰头土脸地快步离开。

身后，那个胳膊上套了一个红袖箍的胖女人正在骂骂咧咧：“这些盲流们！吃、喝、拉、撒、睡！把西站当自个儿家了！”

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到耳根儿，但我咬咬牙，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早上八点多钟的北京，忙乱而令人紧张。汽车呼啸着来来往往，人们神情冷漠地从我身边匆匆而过。没有一个人会多看彼此一眼，这无疑是一个冰冷的城市。